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五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駿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朱堦

禮記集說卷四

宋 衛湜 撰

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

鄭氏曰視今之示字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無誑欺裘大温消陰氣使不堪苦不衣裘裳便易立必正方不傾聽習其自端正

孔氏曰自此至而對一節明父母教子及衣裘裳之法古者觀視於物及以物視人則皆作示傍著見小

兒恒習效長者長者不宜示以欺誑故曾子兒啼妻云兒莫啼吾當與汝殺豕兒聞輒止妻後向曾子說之曾子曰勿教兒欺即殺豕食兒是不誑也童子未成人之名也衣猶著也童子體熱不宜著裘又應給役著裳則不便故童子並緇布襦袴也二十則可衣裘裳故内則云二十可以衣裘帛詩云乃生男子載衣之裳是初生暫行此禮爾立必正鄉一方不得傾頭屬聽左右也

黄氏曰正義引喻疑未當曽子將死尚懼牀笫之僭敝衣而耕終辭魯邑乃守節知禮之賢人也禮云士無故不殺犬豕豈為示幼子小信而干先王大禮哉必無斯義稱其以他事無誑則可耳

龜山楊氏曰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其直直則心得其正矣古人於幼子常示無誑所以養其直也

李氏曰常視所以養其目毋誑所以養其耳因其固

有之善性而正其耳目之官則其為善也孰禦哉

河南程氏曰自幼子常視毋誑而下皆是敎以聖人言動衷裳成人之服也不衣者不能衣也不帛襦袴不帛則是用布也襦今之襖不衣衷裳則常所衣者襦袴而已

東萊吕氏曰孟子少時見東鄰殺猪問母何為母曰將以啖汝母悔其誑也買肉以啖之人多謂孟母能示子以信不知買肉以實其言所以為誑也母當直

以前言為誑而語之乃買肉以成其誑本是一誑卻成兩誑大抵所以陷於小人者多因要實前言蓋實前言三字最是入小人之徑路

藍田吕氏曰書曰兹乃不義習與性成則不義非性矣然以不義成性則習有以移之故習不可不慎也古之教子者其始生也擇諸母之慈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教之之慎如此況可示之誑乎裘裳與冠皆成人之服未成人

者服亦有所未備也立必正所向之方或東向西向或南向北向不使之偏有所向也士相見禮云凡燕見於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正方疑君疑君者謂斜嚮之不正方也不傾聽者頭容直

長樂陳氏曰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幼子常示毋誑之謂也幼而示之以無誑所以正其心成童敎之以立必正方掩口而對所以正其容

長樂劉氏曰幼子之性純明自天未有外物生其好

惡者無所學而不可成也如金之在鎔惟人所範如泥之在鈞惟人所模故視之以誠信則誠信篤於其心矣視之以詐偽則詐偽篤於其志矣模範之初貴得其正則五事之用靡不出於誠而適於道也故曰幼子常視無誑

廣安游氏曰古之人比屋可封者謂匹夫匹婦皆有孝弟之行也所謂匹夫匹婦皆有孝弟之行非皆生而知之亦由父兄長者敎之使有方也欲其長毋誑

欺也則自其幼而常視毋誑矣欲其長而知事長洒埽應對進退之節也則自其幼而使之堪忍勞苦給役便易矣欲其長而視聽之正也則自其幼而教之正方不傾聽矣欲其長而扶持供養也則自其幼而教之提攜奉手之禮矣欲其長而解事向尊者屏氣也則自其幼而教之對長者掩口之禮矣凡此不獨自其幼而教之也父兄長者又以已身而先之焉常示毋誑則先以已之毋誑示之也辟咡詔之則先以

已之辟咡教之也古之教人者苟欲教人先正其身至於教子則尤其所當謹者也

嚴陵方氏曰忠信者禮之本也將使之學禮可不知其本乎示之以誑欺則所見者常誑欺而已始生而蒙氣猶未達庸可消其陰乎方長而穉人猶未成庸可備其禮乎故不衣裘裳必施於童子焉立必正則立不至於跛矣聽不傾則聽不至於淫矣後又言毋側聽何也凡物側然後傾則側未至於傾矣此教童

子故責之略後教成人故責之詳蓋不傾則容或側毋側則不傾可知

永嘉戴氏曰常示毋誑所以養其心也不衣裘裳所以養其體也蓋不開其情偽之端以育其正性不傷其陰陽之和以長其壽命此古之成人所以多有德也夫内外交相養也防其外所以養其中也立必正方不傾聽則敬以直内無傾邪之患矣

金華邵氏曰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若幼

少之時不有以教之一旦欲責其盡善於成人之日不亦難哉是以古人於幼子常視毋誑欲其異時不為欺也不衣裘裳欲其異時知服勞也立必正方則既長當立如齊不傾聽則既長當不聽惡聲矣至於掩口對長者之詔教則異時知敬長而尊上矣幼之所教如此則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何患其長而不為賢人君子為孝弟忠信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劒辟咡詔之則

掩口而對

鄭氏曰習其扶持尊者提攜謂牽將行負謂置之于背劒謂挾之于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咡掩口而對習其鄉尊者屏氣也

孔氏曰非惟教之聽立至於行步亦宜教之奉長者之手為長大當扶持長者故先學之辟傾也不正向之令氣不觸兒亦令見長者所為而復習之也兒在懷中亦稱負謂兒負之故内則云始負子童子雖未

能掩口而對長者亦教其為之以為後法

黄氏曰上文云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皆教幼童能行之時非懷抱之幼也且嬰兒可置於脇下如帶劒者豈能教之對長者禮乎其負劒辟咡詔之疑非負挾幼童乃是長者之身或負劒者將詔告幼童不便於屈身俯臨而語之辟咡者偏就近耳而詔之也幼童必掩口而對避其口氣為童子之禮則義或通焉

横渠張氏曰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藍田吕氏曰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以長者之意不可以不承也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以氣之逼人人或惡之也古之佩劒者挾之於旁負劒即佩劒也童子之幼者長者或旁挾之如負劒然故謂之負劒也

馬氏曰就而𢹂之則奉其手近而詔之則掩口而對者皆事長之禮也古之成人有德小人有造者豈一朝一夕之習哉蓋自幼穉而已知禮讓矣少而習之壯而行之老而安之古人年彌高而德彌劭者蓋出於此也

廬陵胡氏曰歐陽子阡表云劒汝立於旁管子書弟子職云食已循咡

嚴陵方氏曰少儀言有問焉則辟咡而對者彼言幼

者對之之時此言長者詔之之時詔對雖不同其所
以為辟咡之容則一也
唐陸氏曰何云口耳之間曰咡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
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鄭氏曰不越路與人言尊不二也先生老人教學者
拱手為有教使趨退為其不欲與已並行
孔氏曰自此至唯諾明事師長之禮并自恭謹之法

先生師也謂師為先生者言彼先已而生其德多厚也自稱為弟子言已自處如弟子則尊師如父兄也論語云有酒食先生饌則先生之號亦通父兄崔靈恩云凡言先生謂年德俱高又教道於幼者凡言長者直以年為稱也凡言君子者皆為有德尊之不據年之長幼書傳略說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教於州里鄉射註云先生鄉大夫致仕者鄭云老人教學則未必皆致仕者遭逢也趨疾

也道路與師長相逢疾趨而進就之不敢斥問先生所為故正立拱手聽先生之教若問已以事則辭遜然後對

藍田呂氏曰先生則他人稱之長者則無嫌於自稱樂正子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孟子曰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是也弟子之於師聽敎聽役而已故正立拱手以待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進退應荅不敢專也

馬氏曰先生者齒長而有德之稱古之冠者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尊爵貴德之義也孟子以先生目宋牼而自謂長者蓋長者長於彼而未必有德先生德齒俱高矣尊者體舒卑者體蹙進退必趨者卑以自處也

廬陵胡氏曰不越路而與人言一其敬與之言則對前文云辭遜而對此不者略道路

永嘉戴氏曰禮無二敬從先生而越路與人言則敬

有所分矣趨進者懼先生之有敎令也趨退者不敢與先生並行也道遇長者而引避雖足以致敬而非所以承命也長者不與之言而隨行不置亦非所謂承意也進退之際其難如此可不謹哉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鄭氏曰鄉長者所視爲遠視不察有所問不指不呼爲惑人

孔氏曰長者東視則東視長者西視則西視從先生君子亦然

永嘉戴氏曰從長者而升髙非以逺覽也所以承教也違長者所視則志在覽物敬長之意失矣況長者欲有所問乎登髙而望逺則衆所駭觀自上而瞷下則人所疑忌居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而指畫疾呼其不驚人而惑衆者幾希此固君子之所戒也論語曰車中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在車上猶不可而

況於登城乎

嚴陵方氏曰不指為其惑人之見也不呼為其惑人之聞也言城者士民之所會而聞見者衆故也

廬陵胡氏曰不指不呼為駭衆

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

鄭氏曰適舍謂行而就人館固猶常也求主人物不可以舊常或時乏無聲必揚警内也言聞則入視必下不干掩人之私也奉扃敬也戶開闔不以後來變先勿遂示不拒人趨隅升席必由下也慎唯諾者不先舉見問乃應

孔氏曰自此以下雖從師長兼明為賓客禮也舍主人家也戶外二屨謂兩人體敵故鄉飲酒賓主皆降脫屨堂下以體敵故也若尊卑不同則長者一人脫

屨戶內故少儀云一人而已若內人語聞於戶外則非私事外人乃可入也雖聞言而入不得舉目恐睹人私禮有鼎扃扃所以關鼎今關戶之木與關鼎相似亦得稱扃凡常奉扃必兩手向心而奉之視必下而竟不得迴轉廣有瞻視若戶本開則今入者不須闔若戶本闔則今入者不須開後猶有人應入雖已應還闔當作闔勢以待後入不得遂闔以拒後人踐蹋也後進者不得蹋先入者屨躤猶躐也席既地鋪當

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以就已位若發初從上爲躐席玉藻云升席不由前爲躐席自是不由席前升與此别鄉飲酒云賔升席自西方註云升由下也升必中席彼謂近主人爲上故以西爲下也摳提也衣裳也趨猶向也隅猶角也既不躐席當兩手提裳之前徐徐向席之下角從下而升已位也唯咊也咊諾應對也坐定又謹於應對

熊氏曰一人之屨在户内其户外有二屨則三人也

下文云離坐離立毋往參焉則知户内二人不得參之故知户外二屨當有三人

黄氏曰求毋固註義訓固為舊常者義或迂也俾昧者觀之謂不可求舊常而可求新異哉盖求毋固者謂凡求物於主人毋固毋必隨其有無則厥義似當

横渠張氏曰將適舍求毋固固求休息有似猒怠然

藍田吕氏曰事先生長者之禮進退不敢必也將適舍將退也將上堂將進也雖將退也先生長者未之

許則退無固也雖將進也揚聲而警之不欲掩人之私也戶外有二屨則并戶內一屨為三人矣以戶內有三人故乃可入猶以言聞不聞為入不入之節若戶內有二人則不可入所謂離坐離立毋往參焉者也毋踐屨踖席敬其物所以敬其人也摳衣趨隅必慎唯諾不敢為賓聽役於先生長者唯所以應也諾所以許也

永嘉戴氏曰嫌疑者禍之階也故禮者所以別嫌疑

而免於人道之患將上堂聲不揚而默上則人得以疑乎我將入户言不聞而遽入則我有以窺乎人此二者禍之階也凡視之道上視者傲將入户視必下者懼其旁觀側睨窺人之私也君子之孝凡足之所履手之所持身之所倚無非敬也入户而扃墜則慢心實為之是亦不敬也入户之禮不惟下視而亦不敢反顧矣户之開闔若非急務君子察於人情如此其周也凡升堂者脫屨於堂下惟祭則否凡入户者

脫屨於戶外有尊長在則否就屨取屨納屨遷屨皆有禮法即席之禮由下以序而升賓客之席讀書之席飲食之席徒坐之席亦有禮法不失尺寸過此則為非禮矣

嚴陵方氏曰視以下為敬後言凡視上於面則敖豈非以下為敬乎視近而瞻遠視詳而瞻略雖或瞻或視不可回旋惡其掩人之私也毋踐屨所以貴其人毋踖席所以正其位必慎唯諾者唯之聲速而質諾

之聲緩而文與已有上下之辨者則應之以唯與已有彼此之辨者則應之以諾雖或唯或諾不同皆欲其無偽而已故易稱君子慎言語然此止謂應者之辭所言者客禮而已

吳郡范氏曰將上堂則揚吾謦欬之聲戶外有二屨則聲聞於外而後敢入入戶則不舉目以遠視拱手當心以向戶扃不回環而四顧皆是不欲掩人之私其事雖小最爲曲禮之要推而廣之有正心誠意之

道焉使心術不正者處之必將潛聲以升堂直前而入戶遠瞻四顧為睢盱覘伺之態則其人之薄德可知矣大抵禮以制形為用而以制心為本一念不正發於方寸者甚微而形於舉措者弗可掩流於放僻邪侈而不自知故升堂入戶日用之常而君子致嚴如此者以心術之邪正繫焉

山陰陸氏曰奉扃謂應小啓之以兩手奉戶置扃處也

廬陵胡氏曰車上兵闌亦曰扃左氏宣十二年傳曰脫扃摳衣趨隅兩手提挈裳之前向席一隅而升已之位

長樂陳氏曰闑之所以敬其主於内勿逐所以敬其人於外敬其主於内禮也敬其人於外義也夫以一闑户之間而禮義猶所不廢況其大者乎

新安朱氏曰毋踐屨毋踖席此是衆人共坐一席既云當已位上即須立於席後乃得當已位上盖以前

為上後為下也正與玉藻義同鄉飲乃是特設賔席一人之坐故以西為下西自席下之中升而即席與此異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

鄭氏曰臣統於君闑門橛閾門限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大夫士出入君門之法門以向堂為正右在東也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大夫士是臣皆統於君不敢自由故出入君門恒從闑東踐

履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

馬氏曰由闑右不敢爲賔也不踐閾不敢履高也孔子之於事君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長樂陳氏曰自外以向内則以入爲左右而右常在東自内以向外則以出爲左右而右常在西門以向内爲常由闑右則由闑東也與客就主人之階同意不踐閾與不蹙路馬同意天子適其臣由阼階大夫

士出入君門由闑右盖天子無適而不為主大夫士無時而不純臣也故賔客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蓋公事則以公禮入私事則以臣禮入
永嘉戴氏曰君門雖遠有君在焉臣子烏得而不敬出入君門如見其君然鞠躬屏息不敢中立不敢履閾所以習其恭敬卑下之意也推此意也其敢喧嘩於殿陛之間乎見君之乗車與君之路馬猶不敢慢也况入君門者乎以此敎天下朝廷之儀猶有不肅

者況於君門乎雖然此大夫士自事其君之禮也若適他國為聘享之禮則不然少儀曰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

鄭氏曰每門讓下賔也敵者迎於大門外聘禮曰君迎賔於大門内為席猶敷席雖君亦然固辭又讓先

入肅進也進客謂道之右就其右左就其左

孔氏曰自此至左足明賔與主人送迎相讓及升堂行步之法言凡者通貴賤也每門者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容敵者主人出門外迎客主人遜不先入自謙下敬於賔也此云凡與客入謂燕也故下文云至寢門謂燕在寢也若相朝饗食皆在廟寢門最内門也主人向已應正席今客至内門方請先入敷席者一則自謙示不敢逆設席以招賢二則重愼

更宜視之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客已再辭故主人進道客公食大夫禮公揖入賔從是也

藍田呂氏曰禮之於賔主無不荅也及門而遜入及階而遜登乃主人荅客也主遜而客辭也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乃客荅主人也客遜而主辭也一入門一登階賔主更為辭遜而不以為煩此禮之所以養人之深也每門遜於

客者門不一也有大門有寢門若行禮於廟則有廟門敵者則迎於大門之外士冠士昏聘禮賔射鄉飲皆行於廟主人迎賔于大門外是也敵以下則迎於大門之內聘禮公皮弁迎賔于大門內是也肅容謂俯手以揖之周官大祝九拜所謂肅拜也春秋傳曰敢肅使者是也

嚴陵方氏曰寢門在人君則稱路門主人請為席將以行禮也請起事也於主人之將有為則曰請辭止

事也於客之不敢當則曰辭

永嘉戴氏曰盛哉先王之禮也洋洋乎宰制萬物役使羣動其端則起於辭遜之心而已觀大賓大客之禮周旋揖遜於其間使之起敬起慕何其盛哉送迎之際登降之節一先一後一左一右為主人者極其恭敬不敢慢之心為客者不勝其愧縮不敢當之意交相辭遜退避不皇於此乎可以觀禮矣

長樂陳氏曰主人於賔迎之無不拜每門每曲無不

揖此言迎而不言拜則拜可知言每門讓而不言每
曲揖則揖可知
長樂劉氏曰此經以下雖曲碎之儀然皆賔主之所
常蹈一失其義於禮則違三代聖賢莫不由是以成
其德行也故委曲記之有足以見古昔禮義之行皆
以恭敬揖遜謙謹以為本焉子男以上相為賔之禮
則如諸公司儀之職皆以車迎車送無主人先入為
席之事此諸侯大夫士相為賔之禮也

廬陵胡氏曰然後出迎客不敵則不出客固辭不肯先入主人肅客而入成十六年左氏云三肅使者杜云肅手至地

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

鄭氏曰降下也謂大夫於君士於大夫也不敢輒由其階卑統於尊不敢自專就西階復其正

孔氏曰降等卑下之客也不敢亢禮故就主人階繼

屬於主人鄭註大夫於君謂他國大夫也聘禮公迎賓賓不就主人階公食大夫禮公迎賓賓入門左註云左西方此皆是降等不就主人階者並奉已君之命不可苟下主人故從客禮也

嚴陵方氏曰與主共階則以卑從尊而於禮為殺與主異階則以此敵彼而於禮為亢客若降等則為殺矣故就主人之階與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同義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

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鄭氏曰拾當為涉聲之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重蹉跌也先右先左近於相鄉敬也

孔氏曰客主至其階又各讓不先升也讓必以三三竟而客不從故主人先登亦肅客之義拾級聚足上階法也連步以上者上上堂也在級末在堂後足不相過故云連步涉而升堂故云以上

横渠張氏曰拾級聚足此等事但敬事自至如此非著心安排而到

藍田呂氏曰拾更也射者拾發投壺者拾投哭踊者拾踊皆更為之也拾級者左右足更上也上階以相鄉為敬

廬陵胡氏曰拾級聚足拾掇也拾物必俯言躡等級必俯視地若拾物然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

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横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鄭氏曰帷薄之外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為容也行而張足曰趨堂上為其迫也堂下則趨執玉不趨志重玉也聘禮曰上介授賔玉於廟門外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中人之迹尺二寸布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室中不翔亦為其迫也行而張拱曰翔横肱為害旁人不跪不立為煩尊者俛仰受之

孔氏曰此一節言趨步授受之儀帷幔也薄簾也疾

趨而行敬也貴賤各有臣吏故其敬處亦各有遠近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外屏門外為之內屏門內為之邦君樹塞門是也今言帷薄謂大夫士也堂上迫狹下階則趨故論語云沒階趨進翼如也執玉須謹不論堂之上下皆不疾趨若張足疾趨則或蹉跌失玉鄭引聘禮證賔有執玉於堂下時也授立不跪者謂尊者立之時卑者以物授尊者不得跪煩尊者俯受若尊者形短雖卑者得跪以

授之故少儀云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藍田呂氏曰凡見尊者以疾行為敬然有不必趨者帷薄之外非尊者所見可以紓其敬也有不可趨者堂上地迫不足以容步執玉之重或虞於失墜也長樂陳氏曰文者上之道武者下之道故足在體下曰武綏在冠下亦曰武帷薄之外不趨執玉不趨不敢趨也室中不翔不可翔也或言趨或言武蓋接武者不趨趨者不接武趨者或布武布武者不趨也少

儀曰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有之然則受立授立而坐皆曲道也公食大夫禮賛者坐取黍興以授賓授立不坐也聘禮賈人坐取圭不起而授上介君子不以為非禮者賤不足與為禮也

嚴陵方氏曰趨足容也翔手容也堂上不趨未必不翔室中不翔則不趨可知矣授立不跪者為煩尊者之俯也授坐不立者為煩尊者之仰也少儀言受立授立不坐則不特授尊者而然雖受卑者亦然矣

永嘉戴氏曰進趨之禮君子所以為容也有徐趨焉有疾趨焉徐趨者大夫繼武士中武疾趨者欲發而手足毋移雖疾徐不同而皆有翼如之勢焉君子之動也有行有趨有走凡君召二節以走一節以趨父母呼走而不趨常事則行為禮則趨其不敢輕也若此帷薄之外不趨尊者不在逞顔色之意也堂上不趨懼其迫隘室中不翔之意也堂下則趨矣執玉不趨懼其或墜執圭鞠躬之意也執龜筴則亦不趨王

藻曰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有接武有繼武有中武有布武繼武者足相及舉後足以繼前足也中武者兩跡之間復容一跡接武者行遫布武者行緩堂上不趨故接武而行遫堂下必趨故布武而行緩一舉足之遲速君子不敢輕焉信乎禮之嚴也

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鄭氏曰加帚於箕得兩手奉箕恭也謂初執而往時

也弟子職曰執箕膺擖厥中有帚以袂拘謂埽時也
以袂擁帚之前埽而却行之扱讀曰吸謂收糞時也
箕去棄物以鄉長者則不恭
孔氏曰自此至為上明為尊者埽除布席之儀鄭引
弟子職管子之書篇名也袂衣袂也退遷也當埽時
郤遷以一手捉帚又舉一手衣袂以拘障於帚前且
埽且遷故云拘而退扱斂取也
横渠張氏曰古者止是子弟事父母豈有使人而事

者故至於糞除皆有禮使父母得以遠厮僕正由承順長上遂知接物須有文章

藍田呂氏曰糞除布席役之至褻者也然古之童子未冠為長者役而其心安焉蓋古教養之道必本諸孝弟入則事親出則事長事親孝也事長弟也孝弟之心雖生於惻隱恭敬之端孝弟之行常在於洒埽應對執事趨走之際蓋人之有血氣者未有安於事人者也今使知長者之可敬甘為僕御之役而不辭

是所以存其良心折其傲慢之氣然後可與進於德矣加帚箕上執之以從事也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雖糞除之際不敢忘敬也以箕自向而扱之扱謂箕扱於糞中以糞也讀如尸扱以柶祭羊鉶之扱謂箕扱於糞如柶扱於鉶也註以扱為吸恐未然

嚴陵方氏曰除物之棄謂之糞帚則用之除而致飾者也以箕自向而扱之者蓋非特塵不及長者亦不欲長者見其所棄之物故也

永嘉戴氏曰洒埽應對進退小子之事也君子於此觀學焉推此意也其敢自處其逸而遺長者以勞自處其安而置長者於不安之地乎

王氏蘋曰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洒埽應對即是道德性命之理此章所言糞除之禮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其理微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學者只是說過試以此言踐履之體究之斯知上達之理矣聖人之道無本末無

精麤徹上徹下只是一理

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

鄭氏曰席横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㮛槔衡上低昂請席請衽順尊者所安也衽卧席也坐問鄉卧問趾因於陰陽布席無常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

孔氏曰所奉席頭如橋之衡衡横也左尊故昂右卑

故垂但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尾此謂卷席奉之之法當隨尊者所欲眠坐也鄉面也趾足也坐為陽面亦陽也卧是陰足亦陰也皆從所安也東西設席南鄉北鄉則以西方為上頭也所以然者凡坐隨於陰陽若坐在陽則貴左坐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也俱以西方為上若南北設席皆以南方為上者坐在東方西鄉是在陽以南方為上坐若在西方東鄉是在陰亦以南方為

上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

藍田呂氏曰席坐席也布坐席必問何所鄉布卧席必問何所趾唯長者命也南向東向皆坐在隂則上右南向者以西為右東向者以南為右也北向西向皆坐在陽則上左北向者以西為左西向者以南為左也

嚴陵胡氏曰此謂卷席奉之如橋横取中平而兩頭下

嚴陵方氏曰南鄉則北坐者也北鄉則南坐者也坐南則西在人之左坐北則西在人之右南陽也而陽上左北陰也而陰上右以左右皆在西也故皆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其義亦若是而已

金華應氏曰橋橋梁也衡即横也或曰平也橋横於水至平也而橋之横木尤平奉席者正平無欹其狀亦然耳古人用席於地禮畢則斂而收之四方異向蓋其堂室之面勢或不同則隨時設張亦不一所以

酌地宜也陰陽殊上蓋其方位之旋轉或不同則隨氣斟酌亦不定所以順天道也順其方之所重為其位之所尊君子之行禮何容心哉天理人事常相因而已矣

金華邵氏曰自此至足毋蹶大率有四始奉席次請席三布席四就席奉席則欲順席之理次請席問其欲坐卧之地次布席則平常之席講問之席各有其儀至就席又有就席之儀賔主之間安得不敬乎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鄭氏曰非飲食謂講問之客也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飲食之客布席於牖前丈或為杖雖來講問主人跪正席猶以客禮待之異於弟子撫之者答主人之親正徹去也去重席謙也再辭曰固客踐席乃坐客安主人乃敢安也講問宜坐

孔氏曰自此至毋𨇾明客主之禮儀布席謂舒之令

相對若飲食燕饗則賔位在室外牖前列筵南鄉布席不須相對相對者惟講問之客須講說指畫使相見也文王世子云遠近間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三席是一丈故鄭云容丈也主人宜敬故跪而正席撫謂以手按止之不聽主人之正席也主人為客設多重席客謙而自徹禮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又鄉飲酒禮公三重大夫再重是尊者多畢者少也主人固辭者再辭止客之徹也尊畢有數

而客必徹之者既來講說本以德義相接不以尊卑為用故雖尊猶自徹也客還履席將坐主人待客坐乃坐也鄭註丈或為杖王肅以為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或容杖也

藍田呂氏曰主人敬客故跪正席客敬主人則徹重席主敬客則客辭客敬主則主辭賔主之禮所以荅也一辭而許曰禮辭禮云賔禮辭許是也再辭曰固辭此賔主辭讓之節也

長樂陳氏曰公食大夫之禮賔卷加席而公不辭大夫相食之禮賔卷加席而主人辭或辭或否以其敵與不敵故也

金華應氏曰席間函丈其地寛則足以揖遜回旋而不至於迫其分嚴則足以致敬盡禮而不至於褻非若飲食之客徒欲便於勸酬以為懽也學校之禮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故鄭氏以為講問之容要亦泛言賔主相見之儀而講問在其中其下文

終之以侍坐於先生之法者蓋古人相見必以講論請問為事不徒為請謁之煩文曲禮詳於教幼者嚴於事長者故獨致其丁寧而詳言之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

鄭氏曰客不先舉者客自外來主人宜問其安否無恙及所為來故怍顔色變也齊謂裳下緝也撥發揚貌蹶行遽貌

孔氏曰舉亦問也即就也弟子講問初來就席顏色宜莊不得變動顏色摳提挈也衣謂裳也將就席時以兩手當裳前提挈使起令裳下緝去地一尺恐衣長轉足躡履之

横渠張氏曰怍慚怍也動中禮節即無怍也令前却遲疑不知所措者不知禮者也席以四人為節必是並坐一行也

長樂陳氏曰摳衣去齊尺則不如流矣圈豚行不舉

足齊如流則不摳衣矣或以摳衣為敬或以如流為敬與無事則裼有事則襲同意

藍田吕氏曰怍者愧赧不安之貌愧赧不安失之野也齊深衣齊也深衣下齊如權衡衣毋撥者收斂之不使旁有觸也足無蹶不忽遽使之蹎也三者謂行容也摳衣毋撥皆裳而言衣者蓋統而言雖裳亦衣也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

盡前坐必安執爾顔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説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鄭氏曰戒勿越廣敬也在前謂當行之前虛坐盡後謙也食坐盡前為汙席執猶守也儳猶暫也非類雜也聽必恭聽先生之言既説又敬勦猶擥也謂取人之説以為已説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已不當然也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稱先王言有依據

孔氏曰自此至不唾明弟子事師子事父之禮策篇簡也坐亦跪也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也越踰也弟子將行若遇師諸物或當已前則跪而遷移之戒勿得踰越也凡坐各有法虛空也空謂非飲食坐也盡後不敢近前謙也王藻云徒坐不盡席尺是也食坐謂飲食坐也古者地鋪席而俎豆皆陳於席前之地若坐近後則濺汙席王藻云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是也凡坐好自搖動故戒令必安坐執守也久坐好

異故戒之長者猶先生互言耳及謂所及之事也長者正論甲事少者不得以乙事暫然雜之聽宜恭敬也語當稱師友而言無得擥人說以為巳語則法也言雖不當雷同又不得專輒必法於古昔之正所言之事必稱先王

藍田呂氏曰書策琴瑟之為物先生之所常御也物猶加敬人可知也虛坐盡前則若飲食然故盡後以示之坐必安執爾顔者侍坐於先生不敢懈也儳言

者乘人之所未及而言之也事長者必思所以下之乘其不及而儳言是欲勝故不為也正爾容聽必恭敬長者之教而不敢慢也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勦取他人之說以為已有私也不以心之然不然志在隨人而雷同之亦私也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弗信弗信民弗從必則古昔稱先王則求其有徵而使民信也民未信也吾雖自信亦不可行也

長樂陳氏曰物固無情於人而人非有心於物其所

以有心於物而敬慢愛惡之者凡因其人而已故臣之於君至於路馬則不敢齒路馬之芻則不敢蹙見几杖則起遭乘輿則下子婦之於父母舅姑至於衾簟枕几則不敢傳杖屨則不敢近弟子之於師至於書策琴瑟則不敢越皆因其人而敬之故也於物猶然則凡所愛之人可知矣　樂書曰道雖不在書策而學道者必始於書策道雖不在琴瑟而樂道者必始於琴瑟古之所謂先生者非為其長於我也為其

聞道先乎吾吾從而師之不特見其人而尊敬之也雖見其載道之書策樂道之琴瑟亦必尊而敬之非敬書策琴瑟而已所以敬道也

李氏曰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儳說近躁雷同近瞽詩曰古之人無斁書曰昔之人罔聞知皆老人之稱也先王典型之所自立也所見故曰則所聞故曰稱此先王之時所以無淫辭詖行也

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古之人固以老成人急於典刑故先曰則古昔

金華應氏曰虛坐則書策琴瑟設張於前且以待他人之周旋往來故盡後而欲其寬廣焉食坐則俎豆尊爵前列於地且欲便賔主之酬酢授受故盡前而欲其親近焉

永嘉戴氏曰門人稱夫子之德曰恭而安今曰坐必安必有用力之辭焉夫子在朝廷在鄉黨鞠躬屏息

恂恂而言逞顔色居不容無非自然之德也今曰執爾顔執有特守之義焉此皆初學者所當盡心也

廬陵胡氏曰勦猶抄也襄二十五年崔慶之盟杜預云讀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是謂勦説唐德宗謂陸贄雷同道聽加質則窮

新安朱氏曰説文云儳互不齊也儳言儳長者之先而言

嚴陵方氏曰既曰古又曰昔皆以别於今而言耳言

古則不止於昔言昔則未至於古也若所謂太古上古則不止於昔可知若所謂疇昔通昔則未至於古可知別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古亦可謂之昔昔亦可謂之古言必則古昔以見前乎今者皆在所則也既曰古昔又曰先王何也古昔者先王之時先王者古昔之人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其義正與此合

馬氏曰則古昔稱先王君子無所接而不然獨施於

長者何也蓋長者尤所宜敬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齊人莫如我敬王蓋則古昔而稱先王所以敬長者也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鄭氏曰終則對不敢錯亂尊者之言也請業請益則起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摳衣前請業謂篇卷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子路問政請益是也唯諾皆

應辭唯恭於諾

孔氏曰漢時受學有摳衣前請之法故鄭引證之唯

咊也父與先生呼召稱諾則似寬緩驕慢

藍田吕氏曰此章言弟子敬師之道問未終而對不

敬其所問也業謂所學於先生者如詩書禮樂之類

是也益謂所問未明或欲卒學或欲少進也有所請

必起敬業也敬業所以敬師敬師所以敬道也故請

業請益皆不可不起也弟子之事師猶子事父父召

無諾則先生召亦無諾諾者許而未行也唯而起聞召即往也王藻云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

廣陵方氏曰有所請必起者所以重道也孔子與曾參言復坐吾語汝則弟子之於先生有所請必起可知矣

長樂陳氏曰諾者應之緩唯者應之速以道則唯諾無以殊以禮則緩速有所辨故曰父召無諾先生召

無諾唯而起葢子之於父弟子之於師其畏敬之篤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於其所未召也常若有所召則於其召也敢諾而不唯乎内則應唯敬對事父之禮也論語曾子曰唯事師之禮也為人臣者君命召在内不俟屨在外不俟車亦唯而起之意也

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鄭氏曰毋餘席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為有後來者

見同等不為私敬燭至異晝夜食至為饌變上客起敬尊者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也主人於尊客之前不敢倦叱狗嫌若風去之唾嫌有穢孔氏曰先生坐一席已坐一席已坐勿得使近尊者之端席有空餘欲得親近備擬先生顧問且擬後人之來闕其在下空處以待之上客謂尊者之上客尊者見之則起侍者宜從之而起食與燭至起則尊者不起跋本謂把處古者未有蠟燭唯呼火炬為燭火

炬易盡則藏所然殘本若積聚殘本客見之則知夜深慮主人厭倦有尊客而叱狗則似厭客欲去之也卑客亦當然舉尊為甚

藍田呂氏曰所尊敬謂天下達尊有爵有德有齒者也侍坐無餘席欲近尊者以聽教也燭者童子之所執燭盡則更之不以所殘之本以示人使客不敢安也狗於尊客之前不敢叱者嫌于客也二者皆弟子之職故於侍坐者及之讓食之際不敢唾者嫌若訾

主人食亦不敬也

橫渠張氏曰上客則主必起故坐客皆起非上客則主不起坐者亦不敢偕私敬故無二尊也燭至起事之變也始虛坐至設食則起二者皆變於外也下欠伸撰杖屨亦變也故起今有人繫於人事亦能中禮文而誠不足所謂文勝質則史也史者祝史之謂也君子之禮因文以致誠

長樂劉氏曰燭至起不敢妨其息也食至起不敢妨

其食也上客起不敢専其席也燭不見跋趾也將至跋而退不敢及其更也

嚴陵方氏曰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欲其近而應對之審也尊者之坐宜不得近以欲對之審雖於所尊亦不嫌近乃所以敬也同等不起與己無上下之間故也燭至起以未卜夜故也食至起為感饌變故也經有曰侍先生侍所尊侍君子侍長者何也曰先生以教稱之也曰所尊以道稱之也曰君子以德稱之

也曰長者以年稱之也

禮記集説卷四

禮記集說卷五

宋　衛湜　撰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鄭氏曰撰猶持也欠伸撰杖屨君子有倦意也起對謂離席而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復白也言欲須少空間有所白也屏猶退也隱也

孔氏曰自此至褰裳明卑者事君子之禮志疲則欠體疲則伸君子執杖在坐脱屨在側倦則自撰持之或瞻視其庭影皆是尊者欲起之漸故得請出禮卑者賤者請進不請退退由尊者故也更端别事也廬陵胡氏曰撰猶數也如撰德自撰之類皆謂數視也升堂則杖屨在側若欲起則撰數其在亡

藍田吕氏曰賢者謂之君子不肖者謂之小人天下之達稱也古之貴者皆賢賤者皆不肖故貴者亦稱

君子賤者亦稱小人後世貴者未必賢而猶稱君子者蓋曰居是位者不可以非君子之行也如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孟子云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此皆以貴賤稱之也此篇多稱先生稱長者稱君子蓋天下有達尊三先生兼德齒而言也長者止謂有齒者君子止謂有爵者也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君子示以倦則請出不敢勤君子也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因事有所變而起

其敬也人俟間而有復則屏而待不敢干其私也間謂間隙也俟事之有間隙而言之聘禮賔曰俟間亦此意也舊音曰閒間則閒矣然不若間之為勝

嚴陵方氏曰間即無事之時也與孟子言連得間矣之間同義復者報於上之謂與周官言諸侯之復同義少間願有復則機事之欲密者也故左右屏而待馬屏者退而自隠之謂既屏而又待者且防君子之有所召故也

永嘉戴氏曰夫禮少事長求進不求退故必長者有欲退之意而後少者敢求退焉大抵少者不當順適己意而要以求長者之便安也故少者雖勞不憚而長者不可使少勞也少者雖久立無害而長者亦不可使久坐也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鄭氏曰側聽耳屬於垣嫌探人之私也噭號呼之聲

也淫視睇眄也怠荒放散身體也跛偏任也伏覆也

髢髮也毋垂餘如髮也免去也褰袪也

孔氏曰此以下亦侍君子之法側聽謂壁聽旁人私

言也噭謂聲高急應荅宜徐徐而和也淫謂流移也

目當直瞻視不得斜眄怠荒謂放縱不自拘斂跛謂

挈舉一足一足蹋地立宜如齊箕謂舒展兩足狀如

箕舌寢卧也卧當或側或仰而不可覆也古人重髮

以纚韜之不使垂也冠常著在首不可肬袒露也雖

有疲勞之事不得袒露身體雖炎熱不得褰袪取涼然上諸事條目誡侍者左右屏隱之人也既屏隱好生上事或私覘清閒或隔尊自恣故宜兼誡亦可通誡為人之法也

藍田呂氏曰侍於君子視聽言動無所不在於敬頭容欲直故毋側聽聲容欲靜故毋噭應目容欲端故毋淫視氣容欲肅故毋怠荒足容欲重故遊毋倨立如齊故毋跛坐如尸故毋箕正其衣冠故斂髮毋髢

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嚴陵方氏曰毋側聽見前解不傾聽下冠固有時而可免若居喪之類則冠可免矣勞固有時乎可袒若割牲之類則勞可袒矣

廣安游氏曰大率人之所患在乎徇其意之所安而不由於正人之所安其病有五曰傾邪曰放縱曰惰偷曰倨慢曰輕易此五者人之常患也曰側聽曰淫視此傾邪者也曰怠荒曰立而跛曰冠而免曰勞而

袒曰暑而褰裳此惰偷者也曰噭應曰斂髮而髢此輕易者也曰游而倨曰坐而箕曰寢而伏此放縱倨傲者也此五者禮之所禁也君子持身未論其他獨於視聽游行坐立卧起衣冠之際而自克焉斯過半矣世之妄者其言則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吾惟道之知其他皆末節也不知此乃古先聖人之所甚急視聽游行坐立卧起衣冠之際有不防焉而五者之病乗之則有羣居而袒衣者矣有為下而傲其上者矣

有習行如此因以成性而不屈折以趨於善道者矣有敢為異衆而寖以為亂者矣有以是區區之間相責望而成爭鬬之禍者矣故夫禮者内以正人之心而外以正其遊行視聽坐立卧起衣冠之際此所以止邪於未形而求以弭亂之道也

永嘉戴氏曰甚矣人情之不美也安於四肢之怠惰不樂於衣冠之拘束起居坐立惟其便安而已矣然而人之常情終日袒裼箕踞而肢體頹惰若不勝其

勞終日衣冠佩玉其始雖勞而終也身體安舒夫然後知禮者筋骸之束所以安乎人情而便乎其身也惰其四肢則怠荒矣逸遊宴樂則倨矣立不正方則跛矣原壤夷俟聖人罪之而況於箕乎夫子寢猶不尸而況於伏乎斂髮毋髢冠毋免則囚首被髮者無有也勞毋袒暑毋褰裳則袒裼裸裎者無有也以此教天下其有傲慢放逸之禍乎嗟乎不觀鄉黨之躬行無以知曲禮之非虛言不觀西晉之致亂無以知

先王之禮有益於人國也

長樂陳氏曰立毋跛而魯之有司跛倚者禮之所棄坐毋箕而原壤夷俟孔子之所非古之養老則袒而割牲祭祀則袒而迎牲喪禮以袒踊為孝喪服以袒免為制士虞則鈎袒取黍稷大射則袒決遂執弓然則袒豈先王之所不為以為無故而袒則非禮也蓋先王以人不知服飾之為禮也為之冠以旌其首為之屨以重其足為之衣以充其身束則有帶佩則有

王深衣毋見膚絺綌必有表凡惡其無文而已

山陰陸氏曰遊毋倨雖遊且如此其他可知也

廬陵胡氏曰毋淫視視流坐毋箕尉佗箕踞而坐

馬氏曰此言燕遊之際猶不忘敬也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鄭氏曰屨賤空則不陳於尊者之側不敢當階為妨後升者就屨謂獨退也就猶著也屏亦不當階鄉長

者而屨謂長者送之也不得屏遷之而已俯俛也納內也遷或為還

孔氏曰此一節明解屨著屨之法長者在堂而侍者屨賤故脱於階下若長者在室則侍者得著屨上堂不得入室戸外有二屨是也解脱也內則云屨著綦鄭云綦屨繫解屨是解繫也屨既不上於堂故解之於階下若侍者獨暫退則先往階側跪舉取之屏退也退不當階也若少者退為長者所送則階側取屨

稍移之面向長者而著之遷徙也就階側跪取稍移近前俯身内足著之不跪者若跪則足向後不便故俯也雖不並跪亦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耳

新安朱氏曰註云長者送之恐非是但謂雖降階出户猶向長者不敢背耳

長樂陳氏曰禮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故特牲少牢饋食自主人以至凡執事之人自迎尸以至祭末旅酬無筭爵與夫尸謖餕食之節皆不脫屨

而尸坐亦不脫屨以其侍神不敢燕惰也若夫登坐於燕飲侍坐於長者無不脫屨以其盡歡致親不敢不跣也故在堂則屨不上於堂在室則屨不入戶排闔脫屨於戶内者一人而已有尊長在則否然則君屨不下於堂不出於室矣解屨必屏於側取屨必隱辟納屨必鄉長者遷之必跪納之必俯脫之必主人先左賔先右納之必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則屨之脫納皆有儀矣屨之為物有以不脫為敬有以脫為敬

鄉飲鄉射禮未畢不脫屨祭祀尸未謖不脫屨此以不脫為敬也及升堂燕私則脫焉此以脫為敬也昔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其君戟手而怒之此知脫屨而不知跣也後世人臣脫屨然後登堂此知致敬而不知非坐不脫屨也

藍田呂氏曰屨云解者屨有繫也士禮夏葛屨冬白屨組綦繫於踵言有繫也就屨既退復著屨也

廬陵胡氏曰解屨不敢當階側就階邊自卑巽意俯

而納屨俯首向長者而納足於屨

嚴陵方氏曰出而就屨屏於側則不特不當階而已若長者送出則跪而遷屨不特屏之於側而已納之時又俯焉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鄭氏曰為干人私也離兩也

孔氏曰自此至弗與為友為一節明不干人私并遠嫌之法若見彼或二人併坐或併立恐密有所論已

不得輒往參預二人併立當已行路則避之不得輒當其中間出也

嚴陵方氏曰兩相麗之謂離三相成之謂參彼坐立者兩人而我一人往焉則成爲三矣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鄭氏曰皆為重别防淫亂不雜坐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椸可以枷衣者通問謂相稱謝也諸母庶母也漱澣也庶母賤可使漱衣不可使漱裳裳賤尊之者亦所以遠别外言内言男女之職也不出入者不以相問也梱門限也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大故宫中有災變若疾病乃後入也女子有宫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女子十年而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

共席而坐亦遠別也

孔氏曰自此至弗與為友總明遠嫌之法不親授者男女有物不親相授也諸母謂父之諸妾有子者外言內言謂男職在官政女職在織絍各有限域不得濫預女子婦人通稱也婦人質弱不能自固必有繫屬故恒繫纓纓有二時一是少時常佩香纓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衿纓是也二是許嫁時繫纓昏禮主人入親說婦纓鄭註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

是也蓋以五采為之其制未聞又內則曰婦事舅姑
紟纓以此而言故知有二纓也大故謂喪病之屬也
女子已許嫁則有宮門列為成人唯有喪病等乃可
入其門女子子者謂已嫁女子男子則單稱子女子
則重言子者鄭註喪服云是别於男子故云女子子
女雖已嫁及成人猶宜别席鄭引公羊傳見莊元年
證女子有别宮也熊氏云鄭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
若大宗收族宗子燕食族人於堂宗子之婦燕食族

婦於房也兄弟弗與同席同器未嫁亦然

藍田呂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別也有別者先於男女天地之義人倫之始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婦人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所以別於居處者至矣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受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不雜坐不通乞假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所以別於往來者至矣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

左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御婦人則進左手所以别於出入者至矣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衣裳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所以别於服御器用者至矣姑姊妹女子子天屬也許嫁則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已嫁而反則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嫂與諸母同宫之親也嫂叔則不通問諸母則不漱裳妻之母婚姻之近屬也壻見主婦闔扉立于其

內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所以别於宗族婚姻者至矣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則弗與為友所以厚别於交際者至矣男女不雜坐經雖無文然喪祭之禮男女之位異矣男子在堂則女子在房男子在堂下則女子在堂上男子在東方則女子在西方

坐亦當然

長樂劉氏曰家人内政不嚴以防之於細微之初不剛以正之於未然之始則其悔咎不可追矣易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男女之志既為情邪之所變閑禁雖嚴求其無咎而咎可無哉故夫婦未七十雖同藏未有可嫌也聖人制禮必爾者以無嫌正有嫌也用有情之難正無情之易也而况於男女未有室家者哉女子許嫁纓所以繫屬其心以著誠於夫氏起其孝

義也既許嫁則有姆敎之處於閫內之别室男子非
有疾憂之故不入其門也
嚴陵方氏曰嫂叔不通問若問安問疾之類蓋生不
相通問死不相為服皆所以推而遠之而已坊記言
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則男女非不通問也特不施
於嫂叔姑姊妹女子子之名蓋據制禮於家者稱之
耳非據循禮於家者稱之也謂之姑非為姪行稱之
亦為姑之兄弟言之而已若姪行則卑而無嫌矣謂

之女子子非為父行稱之亦為女子子兄弟言之而已若父行則尊而無嫌矣故下文止言兄弟者為是故也若是則第曰姊妹足矣而又言姑與女子子何哉蓋姑則尊行也女子子則卑行也姊妹則同行也制禮者以為出嫁而反者其類雖多要為之不過是三等而已故必舉是以為言焉

永嘉戴氏曰嫂叔不通問比於不授受則尤嚴矣死喪之慼嫂叔不相為服如路人然曽同室之不如其

推而遠之若此其嚴哉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禮也外言入梱則謀及婦人死之招也內言出梱則婦言是用亂之階也

長樂陳氏曰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故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則長可知矣道路男子由左婦人由右則閨門可知矣然同藏唯七十可也親授唯喪祭可也通問唯援溺可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此內外之辨也然內言不出而有所謂出外言不

入而有所謂入周官内小臣達王后之好事于四方則内言出於梱矣内宰以隂禮教六宫則外言入於梱矣蓋先王制禮為嫌疑無别而已嫌疑有以别雖内言之出外言之入可也

廬陵胡氏曰鞶纓有固束之義此及喪服皆云女子子重云子者衍文也鄭云重言子者别於男子也只云女子已别於男子矣安用更言子乎

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

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别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

鄭氏曰父子不同席異尊卑也男女有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有禮乃相纒固故必受幣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日月以告君也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為神席以告鬼神謂齊戒以告鬼神也為酒食會賔客厚重慎也不取同姓

為其近禽獸也妾賤或時非媵取之於賤者世無本繫故卜之寡婦之子弗友辟嫌也有見謂有奇才卓然衆人所知

孔氏曰昏有六禮二曰問名乃相知名也幣謂聘之玄纁束帛也先須禮幣然後可交親婦來則書取婦之年月日時以告國君齊戒謂嫁女之家受六禮並在廟布席告先祖也明女是先祖之遺體不可專輒許人而取婦之家父命子親迎並自齊潔但在已寢

不在廟也夫家若無父母則三月廟見亦是告鬼神

鄭謂妾賤或非媵者諸侯取一國之女則二國同姓

以姪娣媵媵送也妾送嫡行則明知姓氏大夫士取

亦各有妾媵或時非此媵類取於賤者不知何姓之

後但卜得吉者取之寡婦無夫若其子凡庸與其來

往則於寡婦有嫌也

藍田呂氏曰父子不同席者此承上文姑姊妹女子

子已嫁而言也父子之間雖男子猶不同席況女子

子已嫁而反者乎故因而言之

馬氏曰坐則異席居不同宫者著父子之位也禮者以為民坊也非行媒不相知名所以遠嫌也非受幣不交不親所以致敬也遠嫌致敬則安有桑中之奔溱洧之亂乎明而尊者莫如君書日月以詔之幽而嚴者莫如鬼神致齊戒以告之近而親者莫如鄉黨僚友為飲食以命之所以備禮而厚其别也

金華邵氏曰上言兄弟不同席而坐所以遠嫌此言

父子不同席所以嚴分言雖同而意則異也夫婦之合在謹其始始之不謹則其合易離有行媒而後知名受幣而後交親庶乎行之以禮矣然必日月告君以示不失時齊戒告鬼神以示不敢專召鄉黨僚友以示同其慶如是而後男女之别厚取妻不取同姓買妾必卜其姓又所以重宗也人之同姓其始皆一宗耳其後譜系派別支族分散遂以為非親苟自其宗而推之安知其不與吾為姊妹也與吾為姪娣也

豈不害教乎

嚴陵方氏曰內言不出而女正位乎內外言不入而男正位乎外一家之内禮且然也則一家之外男女之名豈得相知乎先王於是立媒氏焉以其通内外故謂之行媒行者往來有所通之謂也非是而相知名則為褻矣非受幣不交不親者周官凡嫁子取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於外則以之行禮於内則以之將意行禮於外所以交之也將意於内所以親之也

鄉黨在私而同國者也僚友在公而同官者也為酒食以召之且以見婚姻之道合乎公私之議也昭公之取於吳是失取妻之禮矣晉侯之有四姬是失買妾之禮矣陳司敗鄭子產所以譏之也

廣安游氏曰古之人君其道至簡而要故夫百執事之事小事則從其長而諸侯之士有不命於大君者則是天下之事人君固有不與知者也今也一國之中匹夫匹婦嫁娶之事必以告君者此古人之所致

謹而其義有異於後世者也關雎之化后妃之本人君之所當謹固也若夫召南之詩專言男女之事行露之詩則言男女之貞潔野有死麕之詩則言强暴者不得為非而其所以為極治者專在於男女之不相侵犯讀詩至此然後知三代盛時所以化天下者不惟道化之力亦其法制之委曲詳備有以至此也古之人君其事若至微而君必與知之者不一也生齒之數君與知之獄訟之數君與知之窮民之訴君

與知之鰥寡孤獨之養君與知之小民竒衺君與知
之國子之率教不率教君與知之若此之類止於匹
夫匹婦之事而君必與知之者皆所當致謹焉而嫁
取之事亦其一也古之事有決之人而不得者決之
於鬼神古人尊敬鬼神而信卜筮後之人矯誣鬼神
而卜筮不可信卜筮之不可信起於人之矯誣又起
於不信者之要盟傳曰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古
未有誣神而背盟者也背盟之說蓋起於此買妾不

可以取同姓惟卜之吉則取之此人事所不能決而決之於鬼神也且古人之事決之於鬼神而與後世異焉者亦不一也周禮司盟之書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古之所以求民情者至悉也然有所不能盡則不求之於聰明智術之中而屬之於鬼神蓋有如此者也司盟之傳曰使人盟詛者所以省獄訟也古之決於鬼神者所以存天下畏忌之心而又有省獄訟之利焉買妾而卜亦其類也

永嘉戴氏曰春秋傳以為昏禮有四曰納采問名納徵請期禮記昏義又有納吉一禮在問名後蓋男女未相知名因媒者納采而後問名既問名而後女始受幣故曰納徵既納徵而後請期而後親迎共牢合卺始親之也禮以納幣迎女為重故得書於春秋非有媒妁之言幣帛之交則終身以為妾不特此也上以告之人君幽以告諸鬼神明以質諸鄉黨親戚上下幽明咸與聞之焉可誣也禮莫重於有別無別則

禽獸是也知之者衆則其别厚矣不觀周召之詩無以知周之所以治不觀氓與桑中之詩無以知衛之所以亂故昏姻者治亂之本也可不謹哉可不畏哉長樂劉氏曰夏商以前容取同姓周公佐武王得天下取神農黄帝堯舜禹湯之子孫列土封之以為公侯而使姬姓子孫與之為昏姻欲先代聖王子孫共饗天下之禄也乃立不取同姓之禮焉寡婦之子非有奇才卓行見於鄉里則不與之為友非徒辟嫌亦

以勵孤子之德慧術智禮豈徒然哉

長樂陳氏曰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然氏亦可以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又言庶姓别於上則氏與姓一也氏又可以為之族故羽父為無駭請族隱公命以為展氏則氏族一也蓋别姓則為氏即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愷出於高辛氏而謂之十六

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之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古者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而受姓命氏粲然衆矣秦興滅學失周官小史之職於是繫世昭穆失其本宗及漢司馬遷約世本脩史記因

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至晉賈弼有姓氏簿狀賈希鏡有姓氏要狀唐李守素有肉譜柳冲有姓系録而路敬章述之徒傳述不一推叙昭穆使不相亂昏姻得之而有别親疏得之而有屬則姓氏之學其可忽哉國語曰教之世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則姓氏又可以示天下後世之勸戒也禮書

處氏曰古者男女多不辨姓蓋古者有姓有氏有族以大槩而言魯姬姓也桓公之族為仲孫氏叔孫氏

季孫氏仲孫之族爲孟氏南宫氏子服氏叔孫之族爲叔仲氏季孫之族爲公父氏公儀氏公鉏氏宋子姓也戴公之族爲華氏樂氏皇氏莊公之族爲司城氏桓公之族爲魚氏蕩氏向氏鱗氏蓋自五宗之法行惟長子嫡孫族世世不遷若支子庶孫繼高祖之旁統者五世無服不相稟承各爲族氏故五世之後氏别於下則姓系於上昏姻之交或知有氏而不知有姓矣是以商無譜系六世而昏姻遂通昔司馬遷

作史記以唐堯虞舜皆黄帝子孫説者尚譏史遷之謬以為堯妻舜二女是以姑配姪自今觀之豈足為史遷之謬蓋自商以前禮制質譜系不明至於周人然後奠繫世辨昭穆故曰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故禮記之言不可據今時而論也雖然今之秦梁徐葛江黄同出於嬴姓今之莒郯蘇顧董温同出於己姓若是之類不可槩舉故隋王通作中説以為任薛王劉

崔盧之昏非古也蓋亦氏變為姓故耳但其源流已遠不可改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江陵項氏曰古者姓與氏為二後世姓與氏為一姓者諸眷之所同氏者一房之所獨姓以別同異氏以定親疏皆不可無也如嬀姓之生衆矣凡居嬀汭者不知其幾族皆同姓也而於諸嬀之中有有虞氏焉則舜之家所獨稱也故書載堯之嫁女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言嬀以著姓明自祁適嬀所以正昏

姻之禮也言虞以别氏明所歸之族所以詳室家之辨也古人於此謹矣後世直以氏為姓一家百族同用一氏親疏遠近更無分别則與古之用姓異矣故史臣書之皆曰姓某氏見姓之與氏自是為一不可復知也昔者聖人之立姓專以為昏姻之辨字皆從女惟女子稱姓以别之是則有姓之初便有昏姻不通之法大傳謂至周始繫之以姓而百世不通非也姓氏之法起於黄帝故凡天下之姓皆自以黄帝為

祖也其實人之有姓自黄帝始耳至漢此法猶有存者夏侯嬰為滕令子孫遂為滕氏又有與孫公主為昏者遂為孫氏田千秋好乘小車子孫遂為車氏史記諸臣傳稱滕公萬石君太倉公魏其武安皆不著姓此即古人以官為氏之意蓋用此以自别於同姓之諸侯然自是遂忘其本姓則史職不脩之過也古者太史氏掌奠繫世辨昭穆凡立氏者必告于太史氏春秋之末智果别族於太史為輔氏此其驗也後

世史職既廢宗法又亡而欲田里之氓自記其世繫難矣此其故皆起於封建世禄井田之法壊諸侯卿大夫之後降為皂隷士庶人之族散而之四方故宗法不可得而立史職不可得而紀以至於大廢而盡亡矣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鄭氏曰賀謂不在賔客之中使人往者羞進也言進於客古者謂候為進其禮蓋壺酒束脩若犬也不斥

主人昏禮不賀

孔氏曰謂親朋友有昏已有事礙不得自往而遣人往也昏禮有嗣代之序故不賀此云賀者聞彼昏而送筐篚將表厚意身實不在為賀故其辭不稱賀曰某子使某者此使者辭也某子賀者名使某使自稱名也言彼使我來也聞子呼取妻者為子也不賀故云聞子有客也使某羞者某是使者名也使某將此酒食與子進賔客也

藍田呂氏曰郊特牲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慶也昏禮嘉禮也然著代以為先祖後人子之所不得已故不用樂即不賀也雖曰不賀然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問遺不可廢也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共具之費以待鄉黨僚友而已非賀也世之不知禮者以其所以問遺者猶以慶賀名之君子雖不曰賀而問遺猶行故作記者因俗之名稱賀也

長樂陳氏曰賀之者賀其有客也非賀昏也使人羞之而已非親往也

廬陵胡氏曰羞進也謂進物於取妻者春秋傳可羞於王公是也鄭謂進於客誤矣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鄭氏曰禮許儉不非無也年五十始杖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藍田吕氏曰君子之於禮不責人之所不能備貧者

不以貨財為禮是也不責人之所不能行老者不以筋力為禮是也禮者敬而已矣心苟在敬財力之不足非禮之訾也潢汙行潦可薦於鬼神瓠葉兎首不以微薄廢禮此不以貨財者也五十杖於家至一坐再至此不以筋力者也又有法之所不得為者有疾而不能行者臨難而不得已者土地之所不有者君子亦不責也王子為其母請數月之喪雖加一日愈於已也季子儲子皆以幣交他日孟子見季子而不

見儲子以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故也如季子王子者法之所不得為者也喪禮秃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此有疾而不能行者也男女不授受嫂溺則援之以手君子正其衣冠同室有鬭則被髪纓冠而救之此臨難而不得已也居山者不以魚鼈為禮居川者不以鹿豕為禮此土地之所不有也凡此皆禮之變也行禮而知變所謂非禮之禮也

長樂陳氏曰禮非貨財不足以為文非筋力不足以

為儀貧者不足於貨財老者不足於筋力於其不足
而責之以為禮則不恕矣古者凶荒則殺禮況貧者
乎聘射之禮非强有力者不能行況老者乎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鄭氏曰此在常語之中為後難諱也春秋傳曰名終
將諱之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黒臀黒肱矣疾在外
者雖不得言猶可指擿此則無時可辟
孔氏曰此一節明與子造名字之法不以國者不以

本國為名他國即得為名衛侯晉晉侯周是也不以日月者不以甲乙丙丁為名殷家以為名者殷質不諱故也然案春秋傳魯僖公名申蔡莊公名甲午者周末亂世不能如禮或以為不以日月二字為名也不以隱疾者謂不以體上幽隱之處疾病為名春秋晉成公名黒臀又有楚公子黒肱邾黒肱是矣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杜註云若

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為象若仲尼首象尼丘取於物為假若伯魚生人饋魚因名鯉取於父為類若魯莊公與桓公同日生名曰同也案傳文云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此記文略耳傳云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杜註云司徒改為中軍司空改為司城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案國語

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鄉名對獻子云何不云具敖乎魯人對曰先君獻武之所諱也此皆不能如禮者也

藍田吕氏曰古者生子三月妻以子見而父名之名者識之以是物苟别而已殷人以前質不諱名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名子者必有所辟以其終將諱也國若晉宋之屬天子之所封也日月若甲子之屬天下之達稱也隱疾者人之所難言也山川

者國之望也名之必可言也所難言者不可傳於人故不以隱疾也名之必將諱之諱之必將改之改天子之所封則不敬上故不以國改天下之達稱則不同乎俗故不以日月改國之望則不敬鬼神故不以山川春秋之時名字之禮廢犯此四禁而莫之恤也長樂陳氏曰名子之禮世子適子則名之於君庶子衆子則名之於有司大夫士庶之子皆名之於父其名之之禮雖殊而名之之戒則一古人之於命物也

猶曰名之必可言況名子乎二名猶不可以偏諱況大物乎魏王昶之名子也皆以玄默沖虚為稱欲使顧名思義而已

李氏曰魯申繻言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幣不以官不以牲蓋諸侯有百官有祭祀有畜幣有牲庶人名之則可也

王氏子墨曰名子父之責也命之名所以示之教也以國非所以教謙也以日月非所以教敬也以隱疾

非所以教之進乎德也以山川非所以教之求諸已也命名而必示之教申繻所謂以德命為義者也雖古人之名其子或有所因不盡若是而曲禮之意蓋主乎以德命也又況以諱事神周道也名終而將諱之得不擇夫可諱者以名之乎子生三月而父名之既有以教其終身而又慮其子若孫之難避也不亦太蚤計乎非蚤計也君子之所以示其子孫無非為久遠之慮也於名而慮其遠如是則將無所不慮乎

遠也以為鬼神而諱之多且百年少亦數十載之後矣而其諱之難易基於一日命名之初是以君子之於子孫無非於其始而謹之也於名而謹其始如是則將無所不謹其始也是曲禮之意

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嫁笄而字

鄭氏曰男女各自為伯季也冠是成人矣敬其名父前君前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女子以許嫁為成人

孔氏曰此一節明男女冠笄名字之法案冠禮加字之時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又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知女子亦自為叔季者春秋隱公二年伯姬歸于紀七年叔姬歸于紀是也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公陷于淖欒書欲載晉侯鍼曰書退鍼是書之子對晉侯而稱書是於君前臣名其父也

賈氏曰名是受於父母為質字者受於賔為文故君父之前稱名至於他人稱字是敬其名也儀禮疏

長樂陳氏曰家無二長故父前無伯仲之稱國無二上故君前無爵位之稱記曰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則大夫於大夫沒矣而名之可知也士於沒者稱謚若字則於生者名之又可知也大夫沒矣為可諱而大夫猶名之大夫於士為尊矣而士於生者猶名之則君前無適而不名也

王氏子墨曰長者伯仲叔季之序也男子伯仲叔季之序達於四方女子之長少則不出閨闥而已其各

為長宜也冠成人之服也自成童至於成人矣其可不敬其名乎於是從而字之亦宜也夫成人則人以字稱我矣則人之名非我所當名也又況有長幼之序貴賤之别其可名之哉而有時乎名之者君父之前尊有所伸則私有所屈也一家之尊無以加於父也父之前無長幼皆名之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也天下之尊無以加於君也君之前無貴賤皆名之不敢致私敬於其所貴也女子之笄猶男子之冠閨門之

內亦當敬其名不言許嫁之年不可以預定也聖人之制禮未嘗不謹其微也男女之別居有堂室之分衣有椸枷之異所以為內外之辨亦至矣而必異其長以明其無所不當別異也聖人之慮蓋微也冠禮醮而三加猶懼其幼志之未棄名字之間若未容遽示以所敬也而必敬其名者以為少長之禮於是乎分也字之以別少長聖人之慮蓋微也晨昏之禮行於家朝覲之禮行於國登降拜俯趨進應對之節截

乎其嚴矣父子家庭之間君臣燕閒之際或不名其兄弟同列之名若未害也而聖人之意以為君父之前而不名其兄弟同列則於臣子之敬有所未足也聖人之慮蓋微也男女雖異而伯仲之序可以同者必吾同氣之兄弟也以吾同氣之兄弟而猶不與之同其長則男女之别可不致其嚴哉冠而見字所以責成人之禮備也夫人且將敬我矣我可不思所以自敬乎可不懼不足以得人之敬乎侍父侍君語之

及乎他人者猶必謹而名之而畏乎語之誤也則兢兢慄慄之念豈容不加乎起敬起孝之誠豈容不至乎然則聖人之謹其微所以愛天下後世者深矣

藍田呂氏曰事父者家無二尊雖母不敢以抗之故無長幼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也事君者國無二尊雖父不敢以抗之故無貴賤尊卑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所尊貴也

嚴陵方氏曰字縁名生固以敬其名經言廟中不諱

與父前子名同意又言君所無私諱與君前臣名同意

廬陵胡氏曰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宣十五年申犀謂楚王曰母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襄二十一年欒盈謂王行人曰陪臣書皆名其父於君前也於他國君前亦然成三年荀罃謂楚王曰以賜君之外臣首

馬氏曰女子許嫁則十五而笄未嫁則二十而笄笄而字之猶男子之冠也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羮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内葱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

鄭氏曰左右皆便食也殽骨體也胾切肉也食飯屬也居人左右以其近也外内殽胾之外内也近醯醬者食之主渫烝葱也處醯醬之左言末者殊加也殽在俎胾與膾炙葱渫皆在豆酒漿處羮之右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與賔客燕

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左胊右末亦便食也屈中曰胊

孔氏曰自此至齕之雜明飲食之法今自此至虛口明卿大夫士與客燕食之禮熟肉帶骨而臠曰殽純肉切之曰胾骨是陽故在左肉是陰故在右飯燥為陽故居左羹濕是陰故居右此饌之設羹食最近人羹食之外乃有殽胾故此膾炙醢醬知在殽胾之外內也醢字徐作醓則醓之與醬兩物各别依昏禮及

公食大夫禮醬在右醢在左醯醬處内亦當醬在右醯在左案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鄭註云以醯和醬又周禮醯人共齊菹醯物則醯醬共為一物也今此經文若作醯字則是一物醯之與醯其義皆通未知孰是但鄭註葱渫云處醯醬之左則醯醬一物為勝地道尊右葱渫既處末則末在左上文繼醯醬之下故知在醯醬之左儀禮正饌唯有菹醢無葱渫故鄭知葱渫為殊加也鄭知殽在俎者

春秋宣十六年王享士會殽烝下云宴有折俎又昏
禮及特牲少牢皆骨體在俎是殽在俎又公食大夫
禮庶羞十六豆有牛胾羊胾牛炙羊炙芥醬魚膾故
知胾膾炙皆在豆葱渫亦菹類故知在豆也卑客則
或酒或漿若尊客則有酒有漿案公食大夫禮云設
酒于豆東是酒在左也又云賓三飯設漿飲于稻西
所謂左酒右漿也以脯脩置者設食竟所須也脯訓
始始作即成也脩亦脯也脩訓治治之乃成鄭註腊

人云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腶脩今明置設脯脩與客之法故云以脯脩置左朐以中屈處置左也右末以末邊際置右也右手取末祭擘食之便脯脩則處酒左

藍田呂氏曰據此章所陳饌與辭遜之節雖與公食大夫禮少有不同其大略無甚異恐此即大夫士與賓客禮食之節也公食大夫禮三牲之俎在左庶羞之豆在右俎實皆骰骰骨體也羞豆有胾胾切肉也

此則左殽右胾矣公食大夫禮庶羞之豆有膾有炙設于稻南簋西則處外矣公設醯醬于席前則處內矣此其所同也公食大夫禮設黍稷六簋于俎西設鉶四于豆西俎豆南則鉶簋同列矣簋實食也鉶實羮也無左右之别也公食大夫禮飲酒實于觶設于豆東漿飲設于稻西稻東則左稻西則右是左酒右漿不俱在右又無葱渫脯脩之品此其所異也鄉飲酒之禮以飲為主故先酌酒以行獻酢食禮以食為

主故卒食設酒以酳之不獻也左右內外之設皆便乎食因以寓陰陽之義也左氏傳粢食不鑿王藻云稷食菜羹皆飯也醯醬食之主也公食大夫禮賓將食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卒食賓取粱與醬與以降貴食之主也膾炙庶羞也庶羞非正食加饌而已為主者在內加者在外此所以分內外也葱滦亦加品與膾炙同物故處末末與外皆陽也酒漿與羹同物故處右右陰也若兩有酒漿則左酒右漿酒陽

漿陰也脯脩皆有朐

嚴陵方氏曰食以六穀爲主穀地產也所以作陽德故居右羮以六牲爲主牲天產也所以作陰德故居左

右

馬氏曰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以平其心然則君子之於飲食豈徒充口腹之欲哉醢醬葱渫之類所以和五味之不及養氣而平心也孔子不撤薑食不得其醬不食亦是意也

禮記集說卷五